

【007】|随笔| 这一次，不和解也可以

原创 忍冬自选集 忍冬自选集

2019-10-24

16:52

007

任性一回也没有关系

“不是每个人都能和过去的自己和解”

——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

《海边的曼彻斯特》截图

我从未有，哪怕一分一秒，摆脱过去的阴影。

当我的同学评价我，“你看起来总是不开心”或者“你生气起来极为可拍”时，我十分苛责自己，但又止不住唾弃他人。

他们从未经历过我所经历的，所以无资格对我评头论足。大部分时间的我，都是在这样极度自卑自责与极度愤世嫉俗中度过的。

我生在普通的商人之家，父母过于散漫自由，是已极为随意地被抚养长大。

我幼时无人教导，所以对感情极为迟钝且无道德约束观念，可以说，我当时的所有行为都是内心最本性最纯恶的灵魂的射影。

我将成年人当作可以无限索取物质与疼爱的源泉，却毫无对他们的爱与敬意；我瞧不起却又极为羡慕我无忧无虑的同龄人，所以咬着牙瞪着眼从不融入她们直至被排挤到退学。

我曾感到疑惑：为何我对这可怕的童年的回忆未出现孤寂的感觉，现在却有些明了，我想我从未脱离这一片永恒的孤寂。

在所有我未经道德约束而做出的恶举之中，我始终无法原谅自己的是，我曾在以无知为前提的情况下，残忍地虐杀了两个幼小的生命。

我是一个，被自己判了无期徒刑的凶杀犯。

那是一个夏夜的晚上，母亲因觉得天气太过炎热，将凉席搬到了偌大又通风的客厅，躺在上面早早地睡着了。

我和弟弟百无聊赖地坐在凉席上。那时的我看到一旁的两只兔子，是我父亲从菜市场买来的，它们红着眼睛望着远方不住地发呆，我转过头，对弟弟说：“我们跟兔子玩个游戏吧。”

我抓起兔子的耳朵，旋转起来，最终把它甩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然后又把它抓起来，重复。这样地折磨持续了很久，直至我和弟弟累了，才昏昏睡去。 这些景象在多年以来始终出现在我的白日梦魇里，被技巧性地放慢与重复。

我无法描述我对自己行为的后悔与痛恨；在十二年之后，我看到一部奥斯卡提名的短片《羁押》。

影片讲的是90年代英国一起案件：两个十岁的男孩逃学在商场实行一系列的盗窃后，绑架并残忍地杀害了两岁的男孩詹姆斯。影片取自数盘录像带记录的盘问对话，并真实地还原了案件经过。

我在观影后陷入了异于常人的愤怒，我震惊于这样的残忍，而当我指责的双手颤抖着指向杀人犯，同时也指向了我自己：我与杀人犯是没有区别的。

这是一种无法用文字叙述的痛苦领悟，好像一把生锈了的刀慢慢嵌进你的身躯，而要在好长一段时间后才感受到痛；但如果称那为“腐肉”好像又添了几分美化自己的嫌疑，因为我的确不配拥有任何美化；我清醒地悲痛着，感到愧疚，甚至为自己的情感而感到愧疚，我凭什么拥有愧疚这种居高临下的感情呢，杀人犯配感到愧

疾吗？

我的理智每一分每一秒所在唾弃的所谓“人类败类”其实就是我自己。我犯下了无法饶恕的罪过，我未被道德观约束时的行为每一刻都折磨着被道德观约束的我。这样的折磨实在太痛苦，以至于我尝试文学写作中美化自己的行为，我在描写童年时不住地提到这两只兔子，为他们安排了和美的结局，也尝试为自己的灵魂卸下背上了数十年的负担。

甚至，我因自己童年可怕的过失在无意中，给自己安上了过高的道德标准，并强迫自己的行为符合这样一个标准。所有人与我相识，皆以为我生性如此：愤世嫉俗，眼中容不得任何的不公与恶行。

好像世上大多数人在风平浪静中丢失了自己对于善恶的判断，大多数人在社会影响下模糊了道德标准，大多数人在从众心理的促使下变成一潭死水，不公的石子丢入也不会有任何回响。

但善恶的标准，不论正确与否，深深地刻在了我的灵魂里，我想起当我在2017年末看到北京红黄蓝幼儿园性侵犯新闻时写下的一篇文章：

选择

如果真的有把长长的望远镜，我希望能用它来教孩子们看星星

“后来叔叔医生和爷爷医生也检查了，小朋友们光溜溜的，叔叔和爷爷也光溜溜的。”这里是北京，龙盘虎踞的一国之都，在一个月5500的幼儿园里，一条涉嫌虐待性侵儿童的产业链隐匿在这里。

丑恶的世界里又三中原色，黄色是内容，蓝色是药剂，红色是鲜血。孩子们手拉这手排队走进黑色的房间。白色的药片，银色的针头，熟悉的场景，陌生的男性，重复的噩梦...外面的爸爸妈妈不知道，小小的孩子没有哭，里面的秘密瞒不了，邪恶的魔鬼有天使在保护。

所以当事件爆出，阴暗直勾勾地放在你眼前时，你会选择什么呢？在震惊和愤怒之后，一腔热血化为虚无，丑恶的风伴着时间遗忘了一切，藏着多少事不关己的无奈和无法承受的绝望。有多少人这么想着：北电性侵事件发声者的失踪和我无关，因为我考不上北电；江歌的死和我无关，我不会有见死不救倒打一耙的闺蜜；绿城保姆放火案和我无关，我家又不请保姆；豫章书院和我无关，我又不会被关进去。

祝我繁华盛世大国万象，祝我美梦不醒一切歌舞升平，祝我烂在光明里黑暗皆是假象皆是危言耸听的无稽之谈，祝我头脑混沌不复清明。媒体选择了缄默与避重就轻，省掉关键字让风波早日过去；教育者选择无动于衷，他们中大部分仍然闭口不提性教育；中国孩子选择了无知，他们不了解也不被期望知道他们的同龄人所经历的一切；家长选择了掉以轻心，他们并不是不把孩子可能遭受到的侵害当一回事，把这些父母的想法拆解开来，得到的只是封闭、保守，外加一点点的侥幸。

于是这件事和许许多多的以往一样过去了。平息，这是权高位重上位者的选择。罪魁祸首的主谋和参与者不会得到相应的制裁，只是一拖再拖官官相护隐瞒真相，最后随着替罪羔羊的推出而草草结束，像揪着脑袋上的辫子勒令人们忘记。于是又开始弘扬起了正能量，宣传党的伟大国的富足，这个社会多么稳定多么温暖人心，也许还会有几个人提起，也只是被喝令煞风景而慢慢闭口不谈。

麻木不仁，倘若不改，这便是中国社会最后的选择。

我提笔写下，我想这也是光，我们至少还能发出微弱的光，虽然它很小，很不起眼，但总好过漫长的黑夜，无人搀扶。我们可以跌跌撞撞撕下这沉重的幕布，总有人要做，不是我们，就是我们的孩子，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护孩子不受那些肮脏扭曲的蛆虫所毒害，是我的选择。

不管幕后是光明还是无尽的黑暗，我想背着孩子们，蹒跚地走过着漫漫长夜，给他们一只微光铸成的望远镜，去仰望最美丽璀璨的星空。

文章到这里便结束了，文字十分稚嫩可笑，却是一个学生对于这样一个可怕的社会事件的真实心理写照。

当我将这一篇文章传到互联网上，希望能引发更多人的关注，我却遭受了当头一棒：我的同龄人甚少在意此类的事，认为这样的事件根本难以启齿；

也许开始有寥寥几人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稀疏的人数也随着其他吸引注意力的东西或者是心理的疲乏感而变得几乎快消失殆尽了。

我太明白这种心思，起初你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你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想要找到凶手是谁，想要惩罚它，想要充作正义的裁决官，想要亲手将其千刀万剐；

然后你的激情慢慢退却，你尝试再看一遍文字或者视频激发最初的热情，却无能为力；

你开始想吃东西，不想把注意力放到这些“不开心的事情”上，你想要看轻松的小说、漫画，想要遵循你喜欢作乐的身体本能，但你那无可救药的道德心却让你在忘却这件事情上有种惭愧感，直到你心里感到疲乏、困苦，你开始埋怨世界上为什么“又”有这样的事发生，你开始控制不住地往受害者身上寻找错误以减轻你自己的

愧疚，如果一无所获，你感到恼羞成怒，并借着这份古怪的义愤填膺忘却事情的起因和经过。
所以事情没有结果。

我提到的上述两件事例都是为了提出一个问题：到底为什么我们不去忘却这些事情？

到底为什么，我们在某些时候越过了自己的动物本能，让自己一遍遍地想起这些事情，让自己一遍遍地在灵魂深处感到痛苦？

当然这不是什么文学课上老师提出的“人性本恶还是本善”类似问题或者是“后天环境塑造道德标准”类似千篇一律的回答。

相反，这是一种摇摆不定的抉择，一种对于心灵的阉割。说是“抉择”是因为人大可以在两个感情取向明显的选项里选择那个轻松的，特别是对于心灵来说不需要增添额外负担的；

说是“阉割”是因为就算人选择了所谓轻松的选项，在这个抉择的过程中是有一份被惭愧催生的道德枷锁的痛苦存在的，对我来说这个过程无异于割舍自己心中黄金平衡的一端。

但还是有人选择不去忘却，选择更深一层的痛苦，为此我没有感动也没有敬佩，因为记住这个词好像不是社会的选择，因为周围环境维护的词是“进步”而不是“沉湎过去”。

社会好像一直在飞速发展，扔下自己的痛苦与错误，却总有一些掉队的傻蛋不住地提起这一茬茬、在他们心中无法结束的细枝末节。

— END —